八編類纂

六十九

4加3
1717
77-69

1717
77-69

大學衍義補

夷類 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流放罪人之地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内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也如此虞夏之世立爲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兼治乎内與外焉既有以爲内治之具又有以爲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王畿其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

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道既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又考賈公彥謂蕃之義以其最在外爲藩籬故以藩爲稱後世通謂夷狄爲藩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臣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

祿山守范陽其後盧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徵如此況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圖哉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爲姻婭相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爲夷矣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爲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

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爲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漸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頴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內地也所謂淮夷徐戎非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自昔有一種不閑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臣按夷狄不可與其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真韃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之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五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胡人主會其先

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蹤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而黃池之會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

於越入吳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至皋騎助漢

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可與其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亦多矣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埶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宏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徼者之爲乎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

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

臣按漢自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爲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入寡、西北諸部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非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永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絕其源、乃作徙戎論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永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絕其源、乃作徙戎論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

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尚爲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毋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爲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欲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反東贏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爲

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爲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相吞滅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爲其節度此夏州都督實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爲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

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太宗從彦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爲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歎、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幾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向道者、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茍今日慕華歸正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

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主撥於遞南備所、衛不
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頻聚、
征操外、竝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
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
孫萬之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竝爲邊害
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戾居塞外、有時朝
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華襲衣冠、築室
京師、不令歸國、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竝被
奬遇、官戎秩步鬱門服改穜纓語集楚夏窺圖史成
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寇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
必在後、以胃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阨平城
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鹵、謂穹廬賢於城
郭、氊纊美於章綬、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
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
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
劫邊人繒綵麴糵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
切禁絕、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
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矣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按文臣固怯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翙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

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寬而撫之）遠能邇（而習之）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絕也）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魯頌曰。翩彼飛鴞（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實）。懷我好音。憬（覺悟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大龜（尺二寸）象齒大路（遺也）南金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爲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望耳。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曰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讓責）不貢告（以文辭告曉之）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也）頓（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立性淳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專固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

臣按光武一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

德之君以所樂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
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
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
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
譯言宥待之禮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
而開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
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辭令而擯相之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
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
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

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之官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黠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及有陳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受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

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大鴻臚、卽今鴻臚寺卿、譯官卽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卽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諜覆其人數謂之邊諜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
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爲非宜昔童
貫初使遼也、遼人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啓其輕蔑之心、
臣按朱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況人面獸心之虜哉、

臣按漢武帝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爲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爲外夷朝貢而不爲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今宜爲之制隨其地遠近直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帝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舡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東平

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齋夷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征討綏和之義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皇不安之貌戎車既飭飭整也四牡騤騤強貌載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玁狁孔甚甚盛也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獲地名侵鎬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涇陽言其深入爲寇織幟同文鳥章鳥隼之章白旆旗旌央央鮮明貌元戎十乘以先啓開也行道也啓行猶言發程

臣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鋒銳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旗旆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所以爲王者之師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軽車之覆車之却而前也如軒車之却而後也四牡

既佶壯貌健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北名

朱熹曰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歲曰田新田于此菑田歲也

師衆也于打也之試建習方叔率總率之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有奭赤貌簟第以竹簟爲車蔽魚服鉤膺馬婁領有

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鉞樊纓首也

其車章曰蠢動而無知之貌爾蠻荊之蠻州大邦爲讐方叔元大也老克壯其猷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衆也

嘽嘽焞焞盛也如霆疾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爲中國患而在帝世已有苗之師矣非狄之屬見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非有玁狁之征六月之師是也南有蠻荊之伐采芑之詩是也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

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陳也
其三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
即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荊則命方叔
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
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亾踰於老臣者上問當
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遥也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塞也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

堰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
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
兵並出擊罕口堅反音开基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佗負三
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入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討度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非至計也零首
爲畔宅種劫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
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
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拜許延壽爲彊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嘉
用其策以書救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
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裂折瘃倉寧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开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
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
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

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畔故與罕干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殆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乃其時也

宣帝詔武賢與克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是憂邪吾固以永守之遂上屯田奏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罪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每有四夷大議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戎有求而和之也非後世比

至下策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貴貨易（輕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與疲同）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非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濞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

有德之言

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傳陽
疾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與無同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獻

臣
埶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
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
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興兵擊
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
而曲在我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
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
況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
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長久也
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

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
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
爲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
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逋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
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
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
之虧德沮善令單于邊吏或者設爲反間
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
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
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譎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
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
此以爲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
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
反益驕加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
賂、歲以千金、而匈奴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

仁者之勇

家林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於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然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浸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

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設。不圖萬世之利。而偷快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也。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後效果何如也。

魏毋丘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與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胡寅曰。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爲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

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爲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遷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爲權度、

修攘制御之策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爲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圍靖矣、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冦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慴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款扶伏匍匐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宏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詔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綵遣之諸酋及會長奏請以回紇以甫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罕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

吐蕃之北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宜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陸贄說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　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爲言益眞有見也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謂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

出半年歸奏勝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臣按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

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　璽書俾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其四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

其二曰再議屯兵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

臣請每歲所遣行邊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

臣按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其人有智略某人有膽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因而試之用爲選試中即於本色糧賞外加以

廩食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請於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爲事乞

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爲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免之射不中者予之輕之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搗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搗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

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則是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爲言當時著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矧今　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已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險升然而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嘗爲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靖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做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慣於窺漢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斡離不至京城西北屯平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

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藥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餧之具金人犯宋京姦人導之也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中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守邊固圍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大將往城于方朔方出車彭彭旂交龍爲旂旐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威名赫赫南仲玁狁于襄除也言勝之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爲邊地漢人城之以

過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伊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習）其野三務（春夏秋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彊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戍告之以此。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又豈

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非齊若隋亦皆築焉設
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
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
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築鶩之虜不得以爲吾
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嘗
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非假地名中築亭障
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
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
闕焉自闕北出黃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
闕城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
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
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
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
出也按史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
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
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
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

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　神京
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
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
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
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
此山川之王氣哉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
勁卒擣居庸關非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搤
其吭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荊而謂之搤
吭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
必經灾生之繫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即爲重鎮而紫荊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
焉議者徃徃急居庸而後紫荊此不知大勢者
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
睡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

蘭石布渠苔鐵蒺藜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謂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外潘

蘇林曰渠苔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

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纔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

屯以備雲中。非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益古人守邊既於臨寨之地建城寨築亭障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既自禦之又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爲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寨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輕戰陳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爲聲援耳不若生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又亦各自爲其家。一卒亡。一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軀其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所以解體也。臣請遇有邊警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爲聲援。虜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後城。即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郡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候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賊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與夫盜賊等罪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謂出上樹木拈僵墮落豁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鼂錯傳所謂蘭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礌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多

守邊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叱千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秦姚興以赫連

勃勃爲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吐千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爲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寨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

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
曰永曰凉曰甘曰肅曰沙熙秦河外之州
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
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即今寧夏也河西
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意者皆在
今河套中邪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
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
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
拔氏宋人以內地爲邊境今元以夷亂夏無有
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遍於西
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
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
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
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
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
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
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
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

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事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爲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扞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

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將至於漢人之勞費益恩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爲之屯營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令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今識

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儻以爲可
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於河之
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埧設營堡以
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塡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
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

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
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
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
擇要害之地徙徙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
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
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
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
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非部放牧無鈔掠之
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
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太行西來、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鑌、以爲外蔽之防、則又賴乎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議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卧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

年爲期。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舡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唐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虜之入彥博亦言魏爲長塹則是遏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邠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退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脇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萬。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地）莫（今任丘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新（今涞水縣）媯（今隆慶州）儒（今永寧縣）武（在今朔州西境）

雲（今大同地）應（今應州）寰（今呂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蔚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等縣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寇兵而齎盜糧自此中國胥爲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益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
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
太宗又於此建都。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
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
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乎醫無
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
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
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
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

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
以此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
不出於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
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
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
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臣有一見請將洪
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
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
害、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

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墻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　都城一以護陵寢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乃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張元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鄜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勢貴乎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元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

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修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

臣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龍屬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人之力而制勝

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官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乞　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延陵顧季亨會通父校

夷類 馭夷狄

列屯遣戍之制

秦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易祓曰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

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右閭左之戍未及發
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
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
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占者正卒無常
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
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
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
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
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
更也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
愚以爲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
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爲勞苦且
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

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
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
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爲驗其身立年
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
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
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
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
及蕃簇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
民既以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
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
所堪

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
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
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
及者以同里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
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

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糧隨軍征調亦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臣按鼂錯之策徙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親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而其繫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徒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源之邊縣後又詔諸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

方其來遠矣、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囚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古邊縣以爲常凡從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哀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埸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圍之寇、必須用其邊兵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鬬、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幾之兵、驕奢脆懦、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鬬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

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爲
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
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
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
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
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
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
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
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
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

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
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
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
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
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
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
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援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
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
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故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我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

贄又言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逢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

以流亡。經制所以編置。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糞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率有口糧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有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四方夷落之情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臣按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舜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授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者既丕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考其善惡而

分背之焉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非桂嶺雲貴
數千里溪峒山菁之中有曰犵曰狫曰獠曰徭
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
者曰猫說者謂此卽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猫依
山以居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
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
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而非若今世之苗若猿猱
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
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
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
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
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
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
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叙之義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
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賓布
臣按漢武陵郡卽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擊南越取
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闖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
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

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臣按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非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種類實多故有不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黔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蠚（晴也音蛰）生疾厲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勞

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者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儉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蠚（晴也音蛰）生疾厲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勞

兵糧之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如使越蒙人徼幸以
逆執事之顏行（猶言隕行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謂在前）
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
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
亦先自病矣與夫兵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
久則士卒疲勑民苦
其山菁之瘴癘猫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
漢時無異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
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
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
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
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
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
士無功乎

臣按捐之謂非寇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

皆勿以爲臣竊以爲凡今日境土非
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
祖宗所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
增其租賦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
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
得體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
費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
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
迫促必至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疾亡者十必
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非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
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
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
在疾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剥心腹
以補四支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
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
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

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非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臣按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僚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伏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徃徃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

久任是良策在茵地尤甚

愚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徵寓
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
其地屬之一姓　臣所謂徵寓設立軍衛之意者
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
縣之間但彼依山菁以居耳今宜　特勅內外
大臣躬臨其地召集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
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
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
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
既授其役同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遺官屬以
騶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
衆力成之既成具　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
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同類咸尊敬之有不
伏者彼仗　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
彼皆慕華風習禮教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
足相制不能爲亂而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
奏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土曰某至某爲有司界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卽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陷欽橫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深謀意在邀功求賞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軍衛互相

臣按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崗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崗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結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其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

窺入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兵只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爲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

夷人錯居王士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爲備。臨時不至於蒼莽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之西非有莊峒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峒綱領。可不謹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乎

本朝割容邕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容二營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

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百內歲久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軍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遴選守將謹獲其土以爲久遠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眞日南象三郡、是爲交阯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三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爲交阯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爲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龍廷欲修貢、安撫使邵曄以聞、眞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惟也、仍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

王李氏傳八世至昇昌闖人陳日煚爲其壻遂有其國

臣按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弁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煚爲黎季犛所簒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二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置國事我

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潮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不遂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偏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

郡縣遂如　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
州縣衙所諸司一如內地後有黎利者乃夷中
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
并百郡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
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
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
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
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
遂使茲城淪於夷狄之域而爲侏儒藍縷之俗
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
衣冠禮樂以爲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
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
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有賊弊所
戕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簒乃

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辭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絕不逆黎利之詐遂爲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眞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竝于唐

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漢爲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爲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東諸州皆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

則其要害也鎮安有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峒亦與之接境二峒迤西則雲南界矣臨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安南邊境之大略也

安南亦要之既得復失故拳拳如此

○以上言南夷

臣按戎狄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犬戎交通則彼犬戎者固不敢越封疆而入吾內地況又敢剽刼於中國之天王哉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

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爲其子冒頓射殺之而
自立爲單于遂東而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
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非夷而南其諸夏爲
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今胡言撐犁謂爲騰乞里卽撐犁也）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
單于然也

臣按此非狄之在前漢者自洪武永樂以來其

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臺朵而只伯之輩
皆駑才下乘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
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
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
耳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管使彼不知所攻不
終日入懷來城矣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脇兀
良哈海西諸部皆來不滿四五萬自是以後也
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
里孩毗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未有父子
繼世者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
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
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卑可汗
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
未有也唐高宗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
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
徵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
者往從之其爲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彊
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

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
殺掠吏民於是掃國人寇薄渭橋騎壓蒙京師太
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
利獻非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爲
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
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
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後
韋紇叛突厥自爲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
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

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羅者自稱骨咄祿毘加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九姓之地斤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子愛猷識理達臘　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臺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　上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悉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

虜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非兀剌地

臣惟我

朝都于幽燕蓋

天子自爲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而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非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爲之防者此漢唐尤宜倍加意焉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漢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司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

種不可曉也永樂初葉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密
京師歲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屏夫彼雖內附日
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景泰初
三衛爲虜所驅竄名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
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彊
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
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
諸夷優加禮待仍
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振卹之頭目中
有子幼孤者優軍官俸給例一體賞賚則彼感

我深恩永爲捍蔽矣

○以上言北狄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
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
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
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
隴西長城南接羌隔（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
月氏皆行隨國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
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
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宻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得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捷爲發間使四道竝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

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
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
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
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
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土壤山川不改
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惟所謂于闐者自漢
以來恒不改其舊稱焉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
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
燉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
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虜不可
棄以外虜視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
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土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
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於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
曰鵶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
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
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
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卽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
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旣等居折交水西後有樊尼者
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婆川隨開皇中有論
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
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
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厮羅始
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
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
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
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
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
京授職遂置五衞門建官賜印

臣按吐蕃之地非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
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
二烏思藏朶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答衞也七
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朶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
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
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化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

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尋卽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饋餉爲難生蕃頑獷屢爲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羣臣議隨其俗以爲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剎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爲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

齎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遣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册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彊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爲三

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爲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先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州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平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

之者、與南蠻非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
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
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
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
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
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
絕矣（以上西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
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
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
置黑水府其後栗末靺鞨彊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
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
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
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
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
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
鎮撫北邊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朶憐曰充斡憐曰
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
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迫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
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宮其酋長爲都督都指
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
其屬、以時朝貢、

臣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
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
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
置毛憐鹿兒文失里綿奴兒于堅河撒力六衛、
四年又置古賣河及兀者前至剳童等三十九
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
年又置納木河至薛例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
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
衛、亦於是年置焉、木與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
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本至於弗提十四
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斡朶倫衛、十二年、
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
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
阿眞同眞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
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

夫阿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筭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

公於此反復諄切亦有窺見其微隱者

犯邊境往往生事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爲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狥以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

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
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
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
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
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
高璉居平壤城卽樂浪郡也
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
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
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
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
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官府畫慈悲
嶺爲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
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
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
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侯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
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

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毗羅今毗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眞臘闍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共互市自四明舟海而來艤艭數十戈矛劒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燒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邊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

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或數十年來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

劭誘窮黷之失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非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純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

事武帝而以談兵誅天也

也

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有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胸背之瘭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又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乎此皆要言惜帝不能從卒致大敗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却在此隋文帝新合天下爲一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

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
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
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
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
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
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
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
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
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
汝有餘責乃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
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
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
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自能爲中國患
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
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太乎願陛下
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舡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
賴遠肅邇安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不
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
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
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忠嗣曰今以數
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
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
歸宿衛其次不過黜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
易一官乎。

天寶十三載劒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
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十七八乃
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吏以捷聞
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
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喪師六萬。前此楊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
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以聽小
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
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

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疾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疚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疾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疾于海島還者僅三十人

臣按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君人之道哉

八編類纂　卷首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